

梁溪井水著

三人會

下冊

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發行

三人會卷下

(八) 奇計

元宵後一日。欣欣勃勃之濱。藹藹茅舍之內。見有一對少年。一個半吞半吐含含糊糊的說。一個似笑不笑戰戰兢兢的聽。這就是譚天拉着薛飛開對於梅鳳琴之求婚談判。原來譚天昨夜未曾合眼。千種思量。越想越有味。醍醐灌頂。甘露沁心。均未足仿其萬一。他想我父親得了這樣一個好媳婦。在九泉之下。諒亦歡喜。他想我根生知道了。更不知要喜的怎麼樣。所以巴巴的等到天明。猶如骨鯁在喉。再也納不住了。當下薛飛聽他說完。哈哈笑道。先生。只是有一頭。我要預先說明。我這妹子歷來的學費。倒也不下數千金了。若是我自己的呢。也無庸去講他了。倒是我姑母處借來。餉不好。恐於將來出閣。有一番阻力。譚天拍着胸道。我豈是要賴人家數千金的。人不是我譚天誇口。我養不活妻子。我做不得親。沒有這注錢。我譚天誓不成婚。

大哥，你難道看我一世不會有這些錢嗎？薛飛笑道：不是這般說。先生的爲人，誰不敬服。只是我也不能作主。須得商之母親。問之於本人。那時再來回覆你。不說譚天殷殷盼望佳消息。且說薛飛來與薛母商酌。薛母也喜之不盡。揮淚道：我的好姊妹。自從你託孤到今。終算你有了壻了。歇一歇，對他兒子道：琴了頭一年一年的大了。又沒有靠傍。我又是老了。譚先生，人也不是澆薄的一種。只是倒要問他自己一聲兒。別再像前兒你姑母家的洞兒。私下託人來作伐。他知道了。却咬牙切齒的拒絕。倒弄的我沒面子。難爲了人。譚先生說雖如此說。但現在却明明是箇光身漢。這個債。將來究不知還得起還不起。就是能還。不知要到何年何月。唉，這都是他的命。他的運。他的姻緣八字。由他去罷。咱們只把其中的利害曲折。詳細說給他聽。由他的願便了。現在一個賣油郎。將來點個狀元。也未可知。薛飛連說了幾個是悄悄的只說有事。把鳳琴喊了來。逐件逐件的問他。第一，這人願嫁不願嫁。鳳琴低下了頭不答。第二，這人說待有了錢。方成婚。這事願依不願依。鳳琴站着不做聲。第三，這人說

一日不還清你身上的債務。一日不成婚。你心上究竟好不好。鳳琴只是站着不答。把個食指低下了頭。咬。神色沉沉。恰像個石美人。母子二人。千問萬問。無奈十八根門門。打不出個悶屁。他嫂子却笑着從旁插嘴道。嘎妹妹。這有什麼害臊。又不要你說什麼大文章。只要掙扎得一個好。或者不好。願。或者不願。就是了。於是三人都笑嘻嘻的。看着鳳琴。那鳳琴自益發無地容身了。他嫂子賈氏却轉着向他婆婆道。嘎。婆婆。算了罷。女孩兒家原來怎麼可以叫他當着衆人前開口說這等事。你只瞧他這時形狀。較之於前回洞哥兒來說親的時候。如何。可見這時嘴裏雖不能說。肚裏已不知說了幾千百個願字好字了呢。兩人早已大笑。他嫂子一面說。一面把眼瞧着鳳琴。鳳琴被他道着了肺腑。真的不知如何是好了。逃又不好。站着又不好。只聽薛大哥笑道。有了有了。琴妹妹。我現在只這一次叫你做表決了。你既不肯說願。不肯說好。那麼不說願。不說好的。就是願。就是好。你倘然有那一件是不願。是不好。琴妹妹。這次可再不能不做聲了。卽此爲定。又回頭對老婆道。你與我做公證人。說

罷。六隻眼睛直瞪瞪的注射了鳳琴。果見鳳琴依然一言不發。低下了頭。站着不動。他嫂子忙上前去與他道賀。只見他早已走了開來了。如今再說薛飛把上項事來回覆了譚天。譚天心裏自然說不出的歡喜。想現在再不怕陳耳東馮才一班人來纏擾不休了。這日薛母來對譚天道。譚先生我甥女自小沒了父母。便與老身一處長大。如同親生女一般。我瞧先生是個多情多義忠實可靠的男子。將來于歸之後。必能不負老身一番提攜保抱之心。好歹上下看覷了他。有不到之處。及時訓誨。一切求先生體恤老身。格外愛憐他些。譚天指天劃地道。老姨母不用操心。我譚天不是忘恩負義的人。自此譚梅二氏聯姻。於以大定。這邊女媒是薛飛薛文中兄弟兩個。那男媒因爲譚天沒人。說定關洞關龍兄弟兩個。因關龍說十九日來。就定十九日爲訂婚吉期。自此一刻一刻。譚天只等正月十九到。那知到了這日。自朝晨望起。直到黃昏。兩扇柴扉。不曾有一個人來叩過。次日。譚天正拿着一卷書消悶。只聽得外面熱蓬蓬的進來。薛飛薛母薛文中之聲。輪番不絕。又有一個人道。對不起。對不

起。我這次爽了約了。你們定是昨日望了我一回了。好舅母、實不瞞你說。舍間空自有了幾十個吃飯的。沒一個可以替得家父的心力。做兒子的看不過。昨兒整整的一日。連吃飯工夫都沒有。幫着父親做。現在還有許多推攔着。急切裏又弄不到會寫會算的幫手。種種總祈原諒。譚天自肚裏想。這定是關龍來了。又聽薛母接着道。呀、龍哥兒。真正是個孝子。你爺娘幾世修得的。昨兒你不來。本然沒甚要緊。恰巧這裏有一件喜事。正要啓請你。只聽薛飛搶道。龍弟、你害的我等的苦呀。千不該。萬不該。你昨兒不來。你琴姐姐自心裏正埋怨你呢。譚天想。我心裏也在埋怨呢。只聽那人道。哦、怎麼琴姐姐不見。薛飛道。是啊。可知哩。你現在可猜着了。那人道。什麼。我猜不着。你告訴我罷。琴姊姊現在那裏。讓我去瞧瞧。薛飛道。瞧不得。瞧不得。他現今正預備做新嫁娘呢。咱們且說咱們的。與你說完了。再去。譚天聽他把琴妹妹的喜事。述了一遍。只聽那人道。這樣說。譚君呢。我以前也常聽得我哥哥說起這名兒的。我巴不得成這一樁好事。譚天心裏由不得六葉生花。不知不覺的立了起來。飄飄蕩

蕩的自要出來了。走不到三步。被薛飛趕進來拉了他袖子就走。說恭喜你來了。兩人見了。自是歡洽。譚天隨即問他哥哥別後情形。關龍見譚天言詞爽利。胸懷坦白。一往深情。流溢眉宇。暗暗欽服。說不愧我哥哥以前常稱讚他。我姊姊亦可稱得人而事了。便一力担任做媒。說待我通函告知哥哥。哥哥還要比我歡喜呢。是夜。薛母略略備了兩桌兒酒。一來就算請媒。二來又算請姨甥。關龍坐了客位。譚天坐了主位。薛氏兄弟坐兩旁。都說今日反客爲主了。酒至半酣。大家談動了興。關龍便把家事怎樣忙法。家父怎樣來不及。家中怎樣無人幫助。復細細的講給衆人聽。薛飛便笑道。眼前現成的一位帮手。坐在你對面。你如何不請他。關龍道。別說這頑話。人家一天歡喜。你別委屈了人。譚天出席道。大哥並不是說頑話。譚某只要賣與識貨的。只不知賢弟相信得否。委屈不委屈。且休說。薛飛笑道。哈哈。你給他做了媒。他怎就不該應替姑夫忙落一會子。關龍道。大哥休取笑。獨盼兄。你何苦辜負這大才。譚天道。譚某一言難盡。何從說起。只是關兄弟相信得過不才的。請向我說直心話兒。關

龍道。不瞞獨盼兄。像獨盼兄的才學。太高了。有了這般才學。正大可有爲。鄉林僻壤。柴米瑣碎的勾當。便是你獨盼兄自己肯時。也有違了造物靈秀。於國家人才前途。豈不大大的可歎。譚天做。關兄弟你說什麼造物。什麼國家。請問關兄弟。我譚某不做這等事。有誰的事可作。又有誰的人來要我。我本已是世外人了。如今。本已是死後餘生。曩者幸蒙。(句)說到幸蒙兩字。忙縮住了嘴。眼眶裏已拋下淚來。關龍不勝詫異。想他的這話。雖是千古傷心之言。究竟現在是好好兒的吃喜酒。如何弄起哭來了。薛氏兩兄弟。即便告訴關龍原委。大致說。譚先生本則來投海。是琴妹妹見了。救活了的。譚先生雙親見背。家產蕩然。近親遠隣。一路白眼。茫茫四顧。孑然一身。關龍聽說。也弄的雙淚齊流。忙立起來拉住譚天。顫聲說。獨盼兄。我頭裏不知道你這個。如今你儘管放心。我忝爲你知交之弟。終不成看了你這樣的。現在權時奉屈草舍。小住幾時。入後再乘風會必登青雲。說罷。不覺相向對泣。薛氏兄弟上來勸了。方各收淚。添酒回燈。重新開筵。再吃了一回方散。這時便要薛氏婆媳和鳳琴來吃。

了。但是鳳琴今日鎖日不曾出房門。關龍要想見他。也無從去見。薛母道。龍哥兒。你想好笑不好笑。琴了頭今日敢真在房裏成仙了。我說你不好意思。東西總要吃的。龍哥哥總要出來見的。他到這時。仍舊把房門關的緊騰騰。關龍便喊道。琴姊姊。你的學費不要了嗎。薛文中高聲喊道。琴妹妹。譚先生不在這裏了。回房去了。一歇依舊寂然。薛文中道。我叫你也不理我。今日不劈開你的門也不相信。三脚兩步。走去望門上這一撞。只聽得咯吱一聲。接着衆人搖頭彎腰。哈哈大笑不住。只見梅鳳琴攙了薛文中起來。帶笑說呀。我被你好一嚇。關龍忙上來作揖賀喜。鳳琴無法。也只得忍住羞還了禮。那譚天陪完了席。見他們作弄鳳琴。原已回房去了。後來聽見什麼大驚小怪的亂響。又是笑聲沸天。倒要去看看是爲什麼。不想一出來。從這邊一望。那鳳琴恰巧回了禮。抬起頭來。兩對眼光。正射個直線。衆人見了。不必說又是呵呵大笑。譚天素來大方。從小兒沒有做過鬼祟的事兒。被衆人一笑。倒立住了。梅鳳琴雖然藏身無地。却也不是小人家探頭縮腦使小見識的人。只裝做沒有看見。却

反因着大家的一笑。鼓了他的勇氣。索性和關龍講談去了。譚天也藐然自若。和薛飛薛母等閒談。冷眼瞧見關龍身邊掏出一疊鈔票。一五一十的點與鳳琴。忽聽薛文中在那邊叫起來道。妹妹。你又不傅粉。這眼梢下何來這一滴兒痕漬。衆人圍上去細認時。都不覺大笑起來。齊聲的說。淚痕呀。淚痕呀。那裏來的。那來這淚痕兒。又細尋那邊眼梢下。也有這麼一個痕。鳳琴一面笑着。一面搶着揩拭。自後復說說笑笑。不在話下。這夜關龍便與譚天同榻。譚天卽時燈下寫了一封書。交與關龍。說你寄信與哥哥。就與我附寄了。一宿無話。次日譚天便要與關龍同到濟南府肥城縣。鳳琴寄母處去了。一早起來。看着那水草瓦石。都有戀戀不捨之意。自不必說。最關心的。便是那日走來的所在。咬指的所在。寫血書的所在。跳海的所在。偏偏這日的太陽。行的恁地快。不霎時早交了午刻。薛氏兄弟同着關龍一堆兒出去閒逛。薛氏婆媳婦兩個在廚下烹飪。譚天獨自出來。忽見鳳琴正在房內看什麼。兩隻眼只顧盯在那上頭。已看的出神了。走前幾步。去看他看的是什麼時。心中突的震了一大

跳。登時血脈奮張。你道是何。就是所寫的一張血書也。還有全部的宇宙法言和手抄本。都疊在旁邊。譚天在鳳琴背後望來。鳳琴那裏覺着。那譚天却不由的背誦出來道。我知道了。把個鳳琴這一震。幾乎魂靈也震出竅去。少時回頭一瞧。便微微笑道。還你這書。說着。忙把手抄本掩了血書。而以全部宇宙法言授與譚天。譚天心知血書和手抄本。是吾鳳琴所好。便也不去追究了。鳳琴亦想。吾譚天沒了這部宇宙法言。到別處去。是過不得日子的。故亦乘此時付與之。譚天當接書的時候。雖有千言萬語。只併作一句說道。妹妹。我去了。說了一句。却不得不問一句道。不識鄙人鴻雁飛來。能不見怪否。鳳琴瞟着天不答。譚天問了一句。却又不得不再問一句道。倘鄙人得便。一觀令姨母。不識妹妹欲以閉門羹相待否。鳳琴又不答。譚天心裏战兢他。諒也就是允了。便回來把這宇宙法言和薛氏贈的行李。札在一處裝束停當。關薛三人也都回來了。吃罷了飯。即便解纜。薛氏婆媳兄弟合攏的一羣。都送到碼頭。鳳琴也只得隨在這一羣中。那神色氣息獨有一種說不出畫不出的形狀。真叫做

天生美人。莫得而名了。譚天一頭向船上來。還不時的向一羣中望。心裏好不悵然。直到望不見了方止。這日夕陽西沈時節。薛飛趁潮去挑水。忽地理撞着了前日來見譚天的常樸齋。匆匆忙忙的問他。可是譚先生不在這裏了。他現到那裏去了。問着。自去。裏這鳳琴送了他們去後。急急收拾行裝。即在後一日起程赴塾。不題。再說關龍譚天兩個。自水路進發。到了濰縣。便換乘膠濟鐵路火車。前赴濟南省城。上了車。轉瞬風馳電掣。如駕雲御空。譚天在車中。極目望去。只覺天望這邊旋。地望那邊轉。山林、墳、相摩而過。倒好似海上劇場裏的雙轉舞台。因想世界原是一個舞臺。大丈夫馳騁於世。不當如是耶。不幾個鐘頭。已經到了濟南了。關龍因要送譚天到了家。然後再回學堂。所以並不耽擱。下了車。急忙又從水道。直到肥城。譚天本則要寄信給根生告訴他定親的事。叫他安心。後來一想不好。一來呢。他僻處白兔橋。郵局不通。二來呢。我成婚不知要在何年何月。若如今就叫他知道了。反弄的他一人惦記挂肚腸。日夜望不了。因此這念也便休了。逕和關龍來見他父親。剛上了岸。已

見一座大房子矗立在林野中。在這春初。四顧一望。雖不是鬱乎蒼蒼。却也正欣欣向榮。西南一角。望見人烟迷漫。林木稀疏。關龍說。那邊就是城了。離這裏不過三里多路。譚天素喜清曠。心中自是歡喜。來到門前。只見一羣做工的。老老少少都圍攏來。請二爺安。都說。怎麼二爺一去就回來了。接着又來一羣。個個着的狐裘煌煌。趕着叫二哥二哥。關龍道。這些都是我的表兄弟。譚天正待要迎上去和他們相見。却不道他們一些兒也不理他。反都相了他一眼。回轉頭就走了。譚天原不是驕蹇的人。更加這次。是來吃人家的飯。不免更自卑抑了些。再要前去招呼時。關龍看不過。便拉着譚天說。咱們到裏面去罷。關龍領他到了客廳。小廝們見有一位客。急忙收拾臉面。承顏下氣。足恭獻茶。關龍請了父親關天錫出來。譚天忙上前謁見。關天錫笑道。前兒大兒在家。常聞高名。不想今日得見。深慰下懷。又肯卑以自牧。相助老夫。老夫不勝之幸。惟有屈公子大才。老夫則深爲扼腕耳。譚天謙謝了一回。又說。晚生流落天涯。蒙二世兄不棄。更蒙世伯哀憐。愚姪粉身碎骨。願以効力。嗣後一應大小

事務。還望世伯勤加訓迪。以匡不逮。譚天端詳老人丰貌。藹然可親。心裏欣幸。究竟不愧我知己之親。自此關龍卽日自去開學。譚天便做了關天錫的一個管帳先生了。一應文書登記。都屬於他。每日裏不是握管。定是打算盤。關天錫甚爲得力。如今話分兩頭。却說譚天自去年離了白兔橋。無論在瓦城。在肥城。從沒有一個信息到過家鄉。家鄉的人。如花榮、陳耳東、馮才、根生等一班人。都不知道他究竟在那裏。心中如何不急。那根生還只以爲他在瓦城。後來聽馮才說。瓦城縣城裏。也被我踏遍了。頭裏確是在瓦城的。後據店小使說。他連鋪蓋也不要人代拿。竟自己捫着。不知往那裏去了。夏霜飛府裏的人。也是這般說。我在濟南守到他年底。也沒見他半個人影兒。多半是半路上撞着了強盜。遇了害。或者半夜裏出恭。一交跌死在毛坑裏了。或竟是無好氣自己投了河了。說的根生跳起來道。這樣說。怎生如何呢。花榮又激他道。根生。你白吃了一世心苦了。多早晚還會活在世界上嗎。根生涕淚被面。急的發了老瘋。握着老拳。挺着老腰。彈着老眼。青筋岔起。指指點點。口裏嚷道。我只要

同皇帝伯伯拚命。誰害了他的。誰和你做了冤家。要把他絕子絕孫。你不還我產業和我小主人來時。我和你拼命。往來趑趄。鬧的大大小小的。都掩口捧腹的笑。馮才一看根生這般發急。便就想了一個奇計出來。忙拉了花榮陳耳東出來商議道。占春你如今想怎麼樣。花榮緊蹙着眉道。我有什麼可想呢。老哥。你是智多星。這事總要煩你想個法兒起來的了。馮才笑道。那麼你要外甥出面呢。還是什麼呢。花榮急道。噯。老哥。你又來當面開心了。如今不是叫我外甥出面。還有什麼呢。你不曉得我一路來心裏的難過呀。如今事已騎虎難下。我和耳東要休。顏侍郎又不肯放我們休。那麼做下去罷。我外甥的親事不定妥。白侯爵那邊。總做不下去。那麼遷延下去罷。更不得了。夏霜飛要被他起疑心。且不必說。最耽心的。是生怕白侯爵再攀了別一個女郎。所以顏侍郎近日在京裏。猶如熱石鍋裏的嗎蟻。正急到無可如何的時候。日日函電交馳。來催促我們兩人。你想譚獨盼既然找不着。叫我們兩人如何措手呢。你老哥快給我們想個善法兒。怎麼可以弄到我外甥。救救我們。陳耳東也

求道。老哥、你終不忍看着我們功敗垂成。我們素日來的處心積慮。現已做到九分了。只賸着這一分。不信倒要前功盡棄了。老哥、還得你救我們一救。馮才大笑道。法兒我倒已有了。只怕你們辦不到。花榮急道。我有什麼辦不到。便我自己辦不到。自有人辦。你快說來。馮才笑道。這事不是兒戲的。你可聽見剛纔根生說瘋話。要和皇帝伯伯拼命。爲什麼來。兩人不曉他話因。想根生身上。那再有法兒可想。都說。老哥、你到此還忍心把我們促作弄嗎。馮才便湊了他兩人耳朵。噉噉喳喳的說了一歇。又陰陰的響起來道。這樣時。那怕譚獨盼不來。不消你們緹騎四出。日夜皇皇的了。要是他再不來時。那也是有死無二。不消再找他的了。只不知你們辦得辦不得。兩個聽了。早拍起手來道。妙極妙極。大名真不愧叫才。真正是個才子。陳耳東又道。老哥、這個計空前絕後。從未有人道過的。如何虧你想的出來。而且這件事。到了諸事停妥之後。原是要實行的。如今不過移上些兒。真是不費吹灰之力了。只見花榮忽然一呆。想了一想。直叫起來道。不妙不妙。老哥、我方才竟忘了。我的舅子顏侍郎。

今春要回來掃墓的呀。昨日諭旨已准了三個月假了。這事就要待到三四個月之後了。馮才道。你竟心急到這樣。三四個月也等不到。你舅子回來。正好和他當面細細的商量。如今第一要緊。就是這根生。須要好好的安慰他一番。譚獨盼要歸來時。總是第一個見根生。別人都可不見。惟有根生。他必須見。你就重託他一聲。叫他一歸來。就飛報與你。豈不是要着。花陳兩人都說。言之有理。虧老哥想的週到。於是三人再來看根生時。只見還未罵停當呢。旁邊阿毛勸說也無用。花榮走上去道。老人家別發急了。你的小主人不久就有着落了。根生登然止道。真的。陳耳東道。根生不但你的小主人就要回來。便是你以前告訴我。日夜想念的那個。也要被你想念着了。根生迷起了兩隻眼。笑起來道。真的。真的是謝天。謝地。謝菩薩。阿彌陀佛。耳東見他快活。便乘勢和他約明了馮才所囑的話。和花馮兩人自去了。

井水曰。余脫稿此篇。出以示人。人有謂余曰。子之所謂奇計。吾閱竟。未見有可奇之處也。子欺人乎。余曰。唯唯否否。夫子曰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又曰。舉一隅。不以三